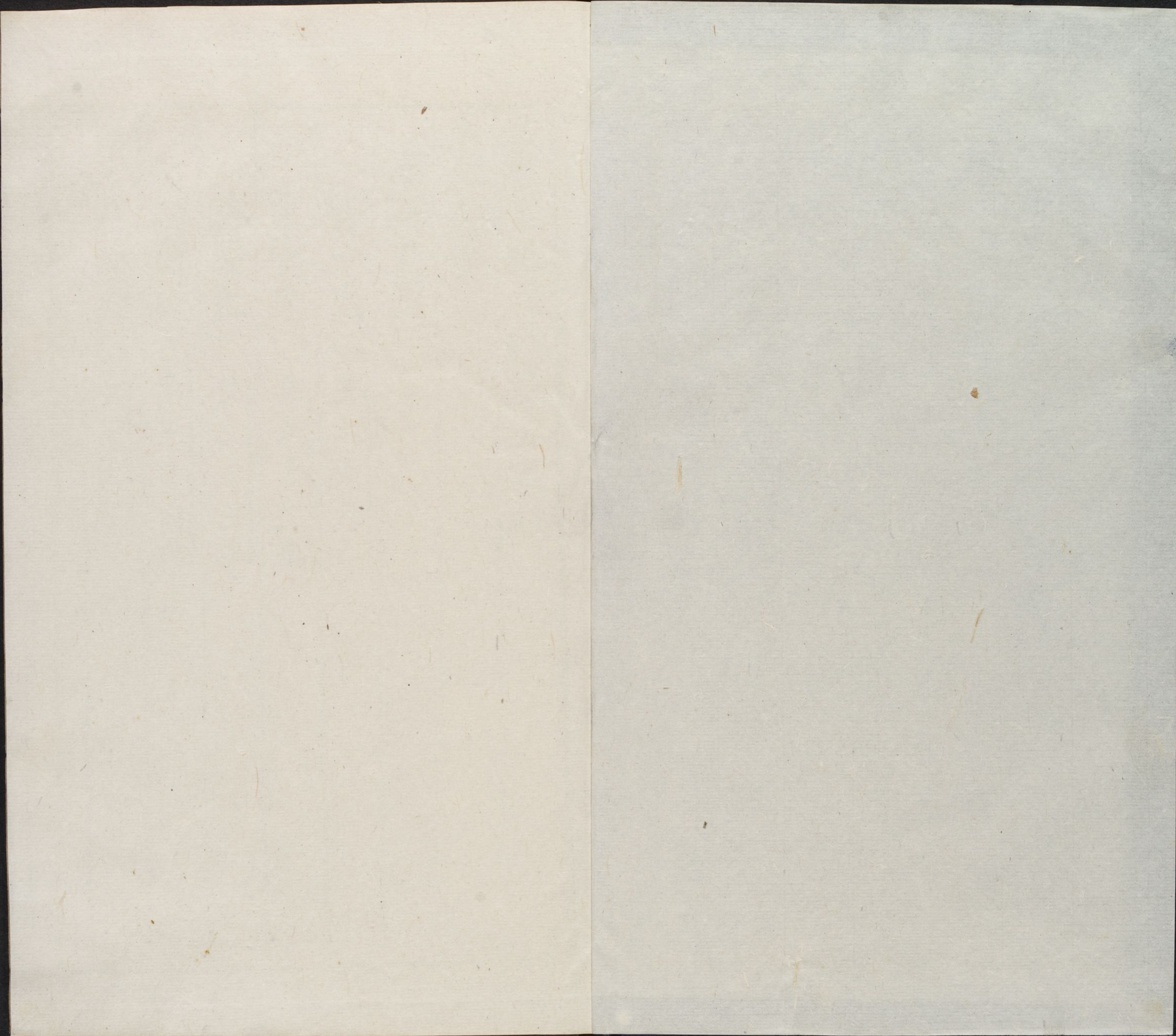


T 2511 / 4448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之六

南北兵事

○南朝五國

晉書卷九十八年

宋書卷六十二年

齊書卷二十三年

梁書卷五十四年

陳書卷九十年

北齊書卷九十年

藏書世紀目錄卷五之六

南北兵爭

○南朝五國

晉牛氏 ○共九十八年

宋劉氏 ○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 ○共二十三年

梁蕭氏 ○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 ○共十九年

○北朝十二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漢劉淵國

後趙石勒 共十六年

燕慕容廆 共五十四年

秦苻洪 共二十三年

宋符堅 共六十二年

西燕慕容冲 共十八年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共十六年

北魏索頭虜 ○聖主文帝宏附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聖主武帝邕附

元帝司馬懿曾孫琅琊恭王之子也初用王導計出

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

頭刁協等侍左右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即帝位既而

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

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

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
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
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元帝子也聰明有斷時兵凶歲飢王敦外叛帝
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
勢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可觀矣在位三年

成帝明帝子也少而聰敏及庾亮徵蘇峻峻反舉兵
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
犬斃帝聞之怒曰犬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

乃飲藥而歿畱心萬幾務在簡約在位七年

康帝成帝母弟也中書令庾冰以舅氏當朝言國有
強敵宜立長君遂以爲嗣在位三年

穆帝康帝子也年三歲卽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
爲撫軍大將軍輔政在位十七年

哀帝成帝子也餌方士藥有疾崇德太后復臨朝在
位四年

海西公哀帝母弟也卽位六年桓温誣帝在藩夙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

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奕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帝，元帝少子也。桓溫立之。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

在位三年

武帝，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幼而聰悟，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歿。」在位二十四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

安帝，武帝長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

暑凡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
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謀禪密使王紹之縊帝而
立恭帝在位二十三年

恭帝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
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
遜於琅琊第宋永初二年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弒之
在位二年

定亂代興

宋劉裕

劉裕小字寄奴裕素貧時人莫知唯琅琊王謐知之
裕常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
裕德謐後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
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荅
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藥傳之耳裕曰王何不遂
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歿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
而反以傳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

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歿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謚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修尋還京口裕以此託疾不與修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矣玄聞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

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温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詣裕裕遂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玄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至枚

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
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
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帥
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或
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
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
虜獲還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
臨朐邊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
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

鮮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
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
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
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
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
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
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
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得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
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叅軍胡藩言於

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畱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于洛陽若晉軍不退卽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

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獲超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廣州循孫恩妹婿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于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與循衆徐道覆戰歿孟昶

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
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安
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
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
吾計決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
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
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城。賊
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
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果泊

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
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
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所破。循收
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
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患疾，
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
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
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
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

敬宣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為元帥眾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即以齡石為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隨其計今大眾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眾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滅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圍城戊辰縱棄城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歿譙縱滅而成都平初裕平齊即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反故止至是聞姚興歿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以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三年眾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月扶風太

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
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略
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
年宋主殂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裕微時耕於丹
徒至受命耨耜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
而問不覺有慚色孝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
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
顛因盛稱主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
以爲過矣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卽位一年居處所爲多乖失徐
羨之傅亮廢爲營陽王復弒之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
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
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
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
不決遂爲子劭所弒在位三十年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舉兵誅劭自立在位十一年機
警勇決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禿

筆書自免奢慾敗度待諸弟如讐

廢帝子業武帝子既即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

之等弑之而立湘東王或在位一年

明帝或文帝子暴虐諸王宋子孫盡矣好還在位八年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或以陳太

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

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

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

受之凡諸鄙事裁未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

便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

不華令大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

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

令追廢為蒼梧王在位五年

順帝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

世世不生帝王家遂被弑在位三年年十一

○可○憐○

世世不主帝王家。後魏錄古古三平半十一
即亦西帝第三子。蕭道成與譚兵入宮。公而擊。計日願
今安。然。然。蒼。蘇。王。海。山。正。半。

天子豈身將出人。交會。是日。火。請。大。律。監。對。以。太。武
不。華。今。大。習。莫。增。法。式。上。之。日。其。亦。出。事。官。更。新。其
一。日。不。殊。恨。糾。然。不。樂。誰。乎。太。武。與。爾。是。樂。其

誅暴代立

齊蕭氏

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
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為天子。故明帝疑之。及
明帝崩。蒼梧王即位。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元
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
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
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
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

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
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戰大破之
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
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
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
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傳言新亭
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主
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
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

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
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戮歿屍在南
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
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綠道聚觀曰全
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害道
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
蒼梧立道成於室內指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
成神色不變歛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
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歿無復的矣不如以

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棚何如？」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秋七月七日，楊玉夫等弑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卽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弑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卽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

也在位三年

武帝高帝長子也，在位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

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及卽位，西昌侯

鸞有異志，謀弑之，乃稱廢帝，矯情飭詐，陰懷鄙慝，嘗

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

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淫虐不道等事，遂遇弑。

海陵王鬱林弟也，蕭鸞立之，復弑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之姪，卽位五年，大行誅戮，殺高武子孫。

○毒○發○
無遺前古未有也

後廢帝東昏侯明帝子在位二年委任羣小誅諸宰
臣又鑿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
蓮花也大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弒

私帝寶融明帝子東昏之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

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穎胄卒

蕭衍遂代齊廢寶融為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

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

禽就加搢馬在位二年

誅暴代立

梁蕭氏

蕭衍蘭陵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

虎顧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為兒

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為衛

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

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

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

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每與衍密謀及齊明即位

性猜忌，行避時，嫌解遣部曲，但乘折角小牛車，先是
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
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
檀溪，密爲舟船之備。二年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
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爲帝國，
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
惟菜羹糲飯，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寘道，宜皆以
麩爲之。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
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

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大
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
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
請還宮，三請乃許。二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
謚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
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鷲及諸物，埋于墓側。後梁主
聞之，遣檢掘，得鷲物，大驚，悉誅道士等。以故太子終
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
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

殺生多矣，有累寘道

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遂為所弒。年八十三。武帝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谷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聞、碁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

溺信佛道，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閒，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在位四十八年。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即位二年，為侯景所制，旋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信，求面試。攬筆立成。武帝歎曰：我常以東阿為虛，今果然矣。及長，器宇寬弘，眄眦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并諸經傳，共六百六十餘卷，並行于世。既見廢，自知不久。

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于此後王偉與彭雋王修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酣謂曰不圖為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雋進土囊遂死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死太子神明端疑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匡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

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類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二年侯景叛舉兵圍臺城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繹移檄討侯景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為帝繹攻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共五百餘卷在位三年

敬帝蕭譽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
中郎將雍州刺史譽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
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及侯景作
亂蕭繹攻譽兄譽于湘州譽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會
大雨暴至譽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譽恐不
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譽與魏師
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譽主梁嗣居江陵
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譽
稱帝于其國譽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常懷憂憤乃

著愍時賦以見志居常怏怏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
憤發背而歿譽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此等
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
年

爭

蠶織芸去華、金光明、義觀三十卷、並存、
勸發臂而及、管、蕭、張、文、秦、祖、蔣、管、文、集、十五卷、
香、烈、神、烟、以、良、志、每、常、判、判、外、橫、州、青、入、之、後、以、

定亂代立

陳陳氏

陳霸先少倣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
緯侯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常夢天
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
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
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
景侯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
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

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適送貞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卽帝位國號陳在位二年子昌瑱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乃召臨川王儁嗣位

文帝武帝姪也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強苦如此在位七年

廢帝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歸于安成王瑒瑒廢帝爲熙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

宣帝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思反侵地強弱之形旣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略地遂至江際在位十四年

后主宣帝子也在位六年初隋文帝篡周甚敦隣好

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弔修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於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裝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隋文帝謂高頰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即命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乘

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禽虎率眾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好計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好計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班同三品每預宴為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沉醉罕有醒時隋文時此時飲得著使節其酒既而日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

聖人心事

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宮。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啓告急。叔寶正飲酒。初不之省。高頰至。猶見啓在牀下。尚未開封。此亦大可笑。李生日。樗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之謂矣。

卓吾子曰。劉裕以讖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琊第。夫裕之功德。

魏魏四海。皈心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琅琊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入。弒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弒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即位。未幾復為傅亮所弒。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子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為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弒蒼梧而即帝位。封順帝為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

是也。皆實。是。謂。

無足虞者。乃復弑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何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摺之。此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肖。留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以麵爲犧牲。而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慘顏。卒致太子死。而身爲侯景所弑。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什絕於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

死。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福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亦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

頁王即崩之父也。魏武分其家爲五部。以豹爲左部。

藏書世紀卷六

○北朝漢劉淵

之何甘自蘇毒而不辨也。金進而加招之。此亦蕭道
 蘇師之。或萬部。或天。豈不爽。或。何身。又。或。此。奈
 昔刺。毒。夫。之。不。殊。夫。之。也。余。具。以。味。毒。之。發。百。部。分
 哀。而。斷。之。為。不。奏。吳。樂。以。喪。其。心。夫。聖。豈。不。認。殊。不
 外。果。姑。其。對。主。親。蒸。對。不。費。數。豎。削。望。校。毒。異。甚。天
 夫。一。就。一。辨。自。是。常。野。也。何。刺。毒。夫。不。忍。殊。於。口。也
 夫。其。毒。不。更。糾。邪。夫。夫。以。主。金。豈。對。邪。亦。以。土。囊。豈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
 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
 左國城。中平中。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
 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
 於河內。於扶羅歿。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
 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
 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

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
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
咸寧五年以淵為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
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
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
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
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
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
亦妙絕於眾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

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
寸為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
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
不足平也楊珧進曰是臣觀淵之才當今無比若假之
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
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
之眾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
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
有難耳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

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僑傑幽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與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共推淵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

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替之也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土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餘十萬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叅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干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我單于積德在躬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距之而拯讐敵乎淵曰善當為崇

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卽漢王位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卽皇帝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歿聰殺其兄和卽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攻陷平昌門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大種毒北築爲京觀時愍帝卽位長安聰復遣劉曜等攻陷長安降愍帝晉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粲少雋傑自爲宰相威福任情旣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

决於斬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
○聰○毒○發○了○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
晉。劉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
進攻準，斬之。劉曜徙都長安，改稱趙，後爲趙石勒所
滅。

○後趙石勒○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
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
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
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飢亂，
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
中，旣賣與荏平人爲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
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奴家鄰馬牧因
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

集桃豹、逯明等為羣盜。及劉淵稱漢，勒乃歸淵。淵以勒為輔漢將軍，淵歿，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為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至襄城，滅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而無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

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即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飢疫歿者大半。乃勸勒先送欸，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愀然長嘯。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長、支雄等進曰：長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

其城食其倉米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太軍徐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曰

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交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圍勒軍至始欲內其船而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

其軍勒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而設三伏以待之。水怒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長驅至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鄴難。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未

在。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清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

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末極悵，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極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極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極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末極三弟爲質。而請末極，勒曰：遼西鮮卑，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專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勒以段末極爲子，署北平公，遣還遼西。

末極感勒，遂專心歸附。而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卽以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

先驅牛羊數千頭，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眾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為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自輕騎與澹戰，偽收眾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為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闡關江左之志矣。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

為寇時逃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逃曰
 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
 惡也逃是以復與勒修好充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初
 勒與李陽隣居歲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武鄉
 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既至勒引
 陽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
 一區拜參軍都尉及祖逃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
 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害之阮勒種毒其眾三萬人
 勒好書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

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
 耳其識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以
 狗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
 邽虎復尅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廷
 尅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
 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即皇帝位晉荊州牧陶
 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勒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
 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
 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勒以咸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馳獵游蕩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波與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使弓

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策略

何說

與已伴者輒方便殺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

虎大種主母

壘不復斷別善惡阬斬士女數有遺類勒雖屢加責

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

所向無前故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

鄴及勒即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勲

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

子弘乃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

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

英之雄語

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安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趙天王立其子邃為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邃遂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有寵於虎邃疾之乃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聞之大怒殺邃而立其子宣為太子又命宣與石韜生殺拜除

虎毒發了

送自省決不復啓聞宣素惡韜亦謂所幸楊杯曰韜凶豎悖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歿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茂不濟矣杯等許諾遂殺韜虎不勝悲怒乃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鑱之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却也獲劉曜幼女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兒子見年二十餘便毒發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定議立世為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即位尊劉氏為

虎毒發了

正是

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符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從之至安陽貫甲耀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尋殺之虎主母發了世凡立三十三日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虎主母發了遂殺遵及其太子

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即位以石閔為大將軍時石祗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亦欲誅閔皆入屯鳳陽門閔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現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而死者不可計數三時高鼻多鬚濫死者

半石琨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符
 洪據枋頭衆各數萬仍率衆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
 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
 千琨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
 密遣齋書召張沉等使乘虛襲鄴遣者以告閔閔馳
 還殺鑿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
 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
 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
 歿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暴光

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
 年自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雋遣慕容恪攻
 鄴擒閔斬之

冠步搖冠其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製冠諸部國
 爲步搖其後百訛遂爲慕容高亮力而

○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云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曰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三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雜兵未遠過化者蓋以官非王命

故也。今宜通使，講和，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三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皝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虜侍中。虜遣使與大尉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虜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

獻捷于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于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疆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今馮阻，擊城上下勦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

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
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龔嬰城自
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晉升平元
年燕徙都鄴三年晉秦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
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案謝萬復
伐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衆遂驚潰於是許昌潁川
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暉立年十
一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王未平景茂冲紐
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王也陛下若

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儁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
乃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歿
垂奔秦暉爲符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
類劉先主臨終之語舍着北地王諶不立舍着諸葛
公不授挈而傳之木偶可笑也

公不封華而斬之木斷可笑也
醜隘去主朝祭之詰舍春北此王歸不之舍春
垂養秦朝為符望西郊李主曰慕容謝何咬二
公曰吳王垂養秦朝為符望西郊李主曰慕容謝何咬二
公曰吳王垂養秦朝為符望西郊李主曰慕容謝何咬二

○秦符洪符堅

符洪氏人也世為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
騎射屬永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共推洪為盟主石
虎以洪為龍驤將軍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及石遵即
位洪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晉以洪為冀州刺史洪
謂博士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
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在吾數中矣初虎以麻秋鎮抱
罕冉閔之亂秋歸款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為軍師
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晏鳩洪

洪世子健覺而斬秋洪將歿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
以中州可指日而定也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
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洪歿健嗣
位去秦王號遣使告喪於晉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
稱晉征北將軍健密圖關中乃僞受石祗官繕宮室
於枋頭課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既而盡
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
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
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

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
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晉永
和八年健卽皇帝位十年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健
遣其太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溫衆大飢乃歸
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中歿健乃立其子生爲太子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
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
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
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強汪

梁平老等並爲其羽翼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位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授符融征南大將軍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不可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略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

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似是而非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晉守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

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信重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爲蒼生一言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旣不然矣，妾請驗之。天道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官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鷄夜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動，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

待暴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弗聽。于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卿乎？堅銳意用兵，寢不能旦。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輔國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之。堅大怒，悉發諸州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暉、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

涼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
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
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
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
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龍驤將軍
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
歿者萬五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
而望見其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
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憮然始有懼色時

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
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好若小退師令將士周
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
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馳
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崗歿
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
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潸然流
涕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
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

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矣。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至二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

因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耳。」卽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堅走至五將山，姚萇遣吳忠圍之。堅衆奔散，忠執堅以歸。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旣得長安，畏燕王垂之彊將，軍韓延因衆心怨，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爲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爲帝。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熙城而

居之未廐弟之孫也于是長安遂爲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又弑其主忠而立慕容永後燕王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永得所統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皝之弟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慕容儁卽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于符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

羊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

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爲

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國士之禮

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授首

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

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

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

之權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丕

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會丁令翟斌謀逼洛

戎書世記 卷六 三五

陽丕乃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騎三千為
 垂之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
 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
 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離而垂獨侍衛
 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益忠於我
 乎且其為亡虜也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
 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
 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募遠近
 眾至三萬濟河燒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

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眾
 至二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自
 石門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於是垂定都
 中山即位改元立寶為太子以慕容德為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而歿歿時年七十一魏
 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
 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
 即位廣固

○南燕慕容德

慕容德銑之少子也符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滎陽言于暉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為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乃自鄴徙于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十餘萬可謂

用武之國廣固者曹疑之所營山川阻峻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瑯琊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琊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即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

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耽游是好百姓苦之
其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
畏服劉裕率師討之擒國滅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

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

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

姦亂之萌矣勒竟誅約勒既歿石虎廢石弘自立弋

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正色謂石虎曰奈何把臂

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

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後梁

犢敗李農於滎陽虎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餘

虎尚知重義士

羌胡反重

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見汝來，愁邪？乃至於疾，見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見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亦怒而不責，坐授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貫甲跨馬，不辭。

虎亦能容直人乎

而去，遂滅梁犢，以功加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眾討閔，石祗僭號于襄國，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

才藝善撫納士衆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
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
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會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又
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
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
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符生遣符堅鄧
羌等要之戰于三原襄爲堅所殺

長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諸
兄奇之襄使長率諸弟降于符生及符堅伐晉以長
爲龍驤將軍謂長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
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堅旣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
堅堅遣子叡討之以長爲司馬爲泓所敗長遣長史
詣堅謝罪堅怒殺之長懼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
萬餘家推長爲盟主長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屯
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後
符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長安堅校尉
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長長遣將率騎圍堅殺之
冲旣率衆東下長安空虛長遂據長安卽皇帝位徙

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長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問閭之上，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後疾篤，夢符堅將天宮使者，鬼兵數百，奮入營中。長懼，走入宮，宮人迎，長刺鬼，誤中長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血出，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長遂狂言，或稱死，長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在臣。長子子興自立為帝，傳子弘，為劉裕所滅。

○北魏索頭虜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晉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駝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駝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駝有救騰之功，宜以其地處之。」又上表乞封盧，愍帝初，進盧為代王。盧死，子幼，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壯勇，衆復附之。其後為符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復北歸，犍性寬厚。

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知而匿之常討西部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也犍歿孫珪代立是時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垂歿子寶嗣珪自率步騎四萬餘襲取并州又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附于代惟中山鄴信都為燕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廢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進攻信都信都降遂圍中山寶奔龍城珪遂入中山遣別將取鄴慕容德自鄴奔滑臺珪遂王有中州改稱曰魏而徙

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珪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珪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之妾與珪子清河王私通王因欲殺珪令萬人為內應珪臨歿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珪歿次子齊王嗣代立謚珪為開道武皇帝永初三年克滑臺又克虎牢嗣歿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莫不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

胄初赫連勃勃築城號統萬至是燾伐夏渡河捨輜
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燾曰用兵之術
攻城最下今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
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士去
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遂
行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尚堅
守燾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
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
將步騎二萬出城燾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

生擒夏主赫連昌以崔浩爲撫軍宋元嘉十
七年魏號太平真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燾誅沙
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
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二十八年燾掠民戶燒
邑屋去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
壯卽加斬截嬰兒貫于槩上槩舞以爲戲所過郡縣
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歿傷亦過半
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燾爲宗愛所殺謚爲太武皇
帝孫濬嗣立濬歿謚文成皇帝子弘代立弘勤於爲

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弘自爲魏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密行鴆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殂宏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謚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

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慙慙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是年齊蕭鸞弒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過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二十一年齊將魯

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末曰南人好夜
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
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
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
康祚等走趣淮火既兢起不辨淺處溺歿及斬首不
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
下馬作露板惟傳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
蕭鸞歿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自將
禦齊師還殂于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

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
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宏聰聖將
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禧將立之
賴元丕冲等固諫乃止宏亦不憾撫念諸弟如初宦
者譖宏於太后太后杖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聽覽政
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每言凡
爲人君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
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
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刻令平也巡幸淮南

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畱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為文章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髓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廟號文帝次子恪代立幸戚高肇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詔立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穢日甚遂鳩殺詔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釗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攸而沉胡后

及釗于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兆共立長廣王曄遷子攸于晉陽弒之子攸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踈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恭神采英毅恐後難制又廢之而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如此唯有修真觀遂遇弒武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

陽遷于鄴是爲東魏。

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爲高洋所篡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以大將軍叅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監察魏主動靜澄常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

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志意動君子澄乃樹善見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醜而崩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乃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

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
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
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
爾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
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比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
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
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
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
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

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

實是正話

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

好甚

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折其一齒曰生

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
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
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
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將
出滄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
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

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白封歡為勃海王
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
契胡為部曲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
將遣孫騰等偽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
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
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歿後軍期又當歿
配國人又當歿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
須推一人為主乃可願奉歡曰此亦難事雖百
萬衆無刑法終自滅今若以吾為主不得欺漢兒

不得犯軍令生歿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也衆皆頓
顙曰歿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
遂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
城據之爾朱兆責歡背已歡曰本勦力者共輔王室
今帝何在此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
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
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
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五百
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

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閔
而立修修卽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醜節
歡種毒了
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曄而帥師北伐爾朱
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
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
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
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竇
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兆
自縊歿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

洛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
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
太平五年歡卒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爲大將軍東魏主不堪
憂辱乃與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
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必左右妃嬪輩所
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聞臣反君不
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
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况于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

王澄乃下床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而澄先為其下
所殺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歿魏帝竊謂左右曰
大將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辭魏帝見之
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歿所矣於是徐之
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
面吾又何敢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
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上之一寫而成洋意遂決
及篡位留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

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無所不至
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歿囚置之
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
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
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
復能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歿但憐正道
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
殺也十月殂太子遂即位以常山王演為太師以長
廣王湛為大司馬未幾演啓太皇后下令廢齊主為

濟南王令演入篡大統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
也演即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
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酖之
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因出獵有兔驚馬墜地絕肋
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
之邪不用吾言歿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
子冲眇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
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日卒湛即位封
百年爲樂陵王既而白虹圍日再重齊王欲以百年

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畱與其妃斛律氏齊主

高氏毒自發

左右亂捶又令拽之遶堂以行且捶且拽所過血

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把玦哀號不食月
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

后主縊號無愁天子周武帝伐齊執緯以歸殺之夷

其族

毒盡發矣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遷晉陽後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詭陳忠款苦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涼表

秦爲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
至夏州與秦謀秦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矣莫陳悅
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
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秦於衆
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秦秦乃率帳下輕騎馳赴
之秦至平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
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
追還洛陽秦志在討悅而未有朝旨大衆未集因假
姓盟誓同獎王室魏帝因詔秦爲

大都督統賀拔岳軍秦乃責悅以殺賀拔岳遂引兵
上隴悅遁走秦命原州都督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
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秦歡逼京師魏帝親總六
軍屯河橋令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秦謂左右曰高
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
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卽以都督趙貴
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斌之斛
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遣騎入關秦乃奉魏帝
都長安魏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

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卽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糲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歿矣會久雨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二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凡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古而爲之

閔帝泰第三子篡西魏即位未一年毒發宇文護弒之而

立毓

賢主

毒發

明帝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復進毒垂沒口授遺詔曰朕子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遂卒

聖主

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即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于地

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諭以伐齊親帥軍六萬克晉州十二月又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戰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大軍次并州齊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官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趨鄴圍之禽齊主詣行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其將

吳明徹等是年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羣下畏服布袍布被無金寶之飾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決能斷故能得士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而不幸歿矣

天元即位昵近小逞奢欲捶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

仗在位一年卒而楊堅為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

靜帝立二年楊堅弒之而篡其位書弒書篡以受遺

也。隋楊堅○煬帝廣附○共三十六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子孫附○共三百零六年

○篡弑巨盜

後梁朱溫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 ○賢主明宗附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瑭

○乘便竊位

後漢劉暠

○因時受立

後周郭威 ○聖主柴世宗附 ○五代共五十五年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共三百一十九年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真宗附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英宗附

○求治真主

宋神宗皇帝 ○哲徽欽附

○偏安一隅

宋高宗 ○孝宗以下附

○附載

○遼

○金

○元 ○華夷一統

通書世紀卷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隋二世共三十六年

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至柱國隋國公堅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卽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卽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

天元病暗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好貨堅使人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頽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道。十二月，進爵為王建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為介。

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殺諸王，弑靜帝，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三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阬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

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喜怒不恒又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毒發廣為太子仁壽四年寢疾暴崩廣為之也在位二十

四年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

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凡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為方丈蓬萊瀛州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十六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

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
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
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
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
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
青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
蕃客乘之其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
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鱗艦八擢數千艘并載兵器
兵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翊兩

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
詔議定輿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
堪斃毘之用者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
巢不可上百姓欲取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
斃毛投地或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
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
之盛近世莫及也又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
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
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

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啟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
令爲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數日駕
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
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
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
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
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
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
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

送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
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頰賀若弼皆坐誹謗被
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
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
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
發主無日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久而
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乃備責天下山
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
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

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飢餒沾濕士卒多凍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

長昇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能答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冬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

爲羣盜所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
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
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
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畱守西京二月主復議
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畱守東都時所在盜
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旣久不拔主乃
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
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
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

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爲盜爾不盡
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
賑發者皆阬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
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王肅死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
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
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
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月還西京
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

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卽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

計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曷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毘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爲太原畱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

趨長安迎代王卽位。遥尊煬帝為太上皇。唐高祖淵
 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已亂，亦
 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
 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
 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
 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為之
 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
 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
 歸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
 元禮、直閣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死自有法，
 不可加以鋒刃。取鵠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
 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耶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鞮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

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齊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

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我何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畱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揚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述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

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臾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臾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密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而西密

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等共推密爲志疑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土春門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賊掠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歸密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

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為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

圍城騰騰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憂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輿南幸恐同永嘉

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
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
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鳴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
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
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
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
洛與世充戰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
戰皆捷遂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
爲浮梁絕水以戰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

一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充得脫密棄
銳拔偃師又與東都畱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還
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
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三月宇文
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洛陽六月
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卽以琮齎
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
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

及以贖罪侗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度化及糧盡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郡趨魏而去其將盡帥所部兵歸密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不悅蓋世充本欲以城應化及也然密既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

棄於道踐蹂狼扈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廩取不節教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內不喜使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固志武德元年密既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

之必矣。會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

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趨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

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
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
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帥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
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
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尺乃發喪具
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
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
幹憾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唐

生、死、友、情

生、死、友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絕人重然諾喜俠節鄉里有喪
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
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
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
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
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爲隊長會邑人
孫安祖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

德陰舍之。時山東飢，羣盜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盡危矣。吾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藪阻奧，可以阻衆。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雞，爲盜。時鄆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蓍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鄙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間舍。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其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十二年

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旣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逢取所虜，陽爲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

隋書卷之七十一
卷一
逢不納，留建德守壁，而自將兵逆戰。後五日，義臣斬士逢，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取之，并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刀兒十萬之衆，而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遂築壇塲於河間，自立爲夏王都樂壽，署官屬。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引數百

騎亡去，盡得其衆。河間丞王琮率郡屬面縛出降。武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保聊城。建德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斬宇文智及化及，并其子。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充廢，伺建德乃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齊濟二州，亦降。兗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建德殺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

割左右手乎。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充。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往救之。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不已。又陰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戰乎？」建德妻賢妻普氏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夫自滏口道乘唐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

還師自救，鄭難紓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鼓而前，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餘黨欲立其長子為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為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妻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唐。建德起兵至滅，凡

六年

奉山東此并割園人重朝書數斷時兵至燕
崇主男也姿令自車錯命終士善言以與葉狀又美
今一出不與非天命有謂若不收委以命無為全
熔立其身于為主善言曰良主在安何隨器為海
安所軍中詰曰豆人半口獲不難入至果娘殺黨
後大費裝斷新重倫寬人半口谷書相藝之割博身
豈相自效噴鑿餘矣安和斷曰此非文于相狀趙而前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共三百零六年

太宗父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初隋主以淵為太原雷
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歿世民聰明
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
孫順德與劉弘基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
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
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
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

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主上南巡
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
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
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
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與韓信荀彧同智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
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壯之
乃陰部署賓客世民恐淵不從會突厥寇馬邑淵遣
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世民乃

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為戰場

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

順民心興義兵即可轉禍而為福也淵大驚曰汝安

得為此言乎好貨妙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

如此故耳淵曰吾不執汝汝慎勿出口也明日世民

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

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

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

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

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
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好貨當復
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静乃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
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
民卽與劉文静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静復勸淵
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遂以子元
吉爲太原畱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
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襲
晉陽淵議北還世民曰今禾穀被野何憂乏糧武周

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
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
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
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促令好貨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
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
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安得
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
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夜出左軍
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欲引兵西趨長安

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淵卽從之，畱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弒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仁果。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旣

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秦王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請曰：

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
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
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
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
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深
入不愛身乎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
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
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
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

德尋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
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
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
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與之金曰丈夫意
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
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其事之情也已而秦王
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
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
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

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

之也建德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趨武牢甲申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畱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卽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

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畱屯累月。夏四月，謀者告曰：「建德伺唐兵芻盡，牧馬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畱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之間。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秦王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紀律也。逼

堦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太宗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槩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

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秦王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六月太白經天巳未復經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爲太子太子卽位改

年貞觀放宮女三千餘人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又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長孫順德受人餽絹

事覺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爲十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于寢殿槐上合歡如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上何足賀命毀其巢人各

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又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䟽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

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四年
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
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
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
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練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
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
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
舞頌新定五經于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

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
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高祖今
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
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
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
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卽位以來不善雖多顧弘濟
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
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
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後有

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貞觀三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立太宗武才人爲后垂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

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臨朝之明年廢哲爲廬陵王居房州而立豫王旦使居別殿凡七年而后自稱帝改國號周又廢旦爲皇嗣及張柬之等舉兵討亂

復迎立哲后稱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初哲爲母所廢餘十五年及復位昏愚又甚縱豔妻信妖女尊寵三思貶損譙王竄殺五王殺韋月將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以哲一身始爲母廢終爲妻殺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韋氏旣醜其主立溫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韋廢重茂奉立相王然則哲復位僅四年耳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三年傳位太子
玄宗卽位以風俗侈糜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

有司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
不必京織錦坊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境開元之際每
 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每
 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開元二十年以
 前專用姚崇張說宋璟韓休張九齡厲精圖治而四
 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行
 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
 直浸踈讒諛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可慨也夫祿
 山反出走蜀後乃還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八歲多

歷年所既壽且康胡為也哉

肅宗玄宗第三子初封忠王後立為太子天寶三載
 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祿山反玄宗走出避
 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
 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
 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太子即位雖賴郭子儀李光
 弼等擊賊克取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
 之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張后李輔國用事終不敢朝
 西內真庸主也哉

代宗在位十八年，寵幸程元振、魚朝恩，使李光弼以憂死，吐蕃入京，天子走陝，非令公殆矣。

德宗在位二十一年，初卽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天，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及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

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卽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藉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常。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税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

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偏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真卿幾殺陸贄李懷光率兵勤王親解奉天之圍而使之不得朝見憤懣以反悲夫順宗德宗長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卽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

憲宗在位十六年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斂手削地晚年驕侈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中尉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承瓘而立穆宗

穆宗憲宗第三子牛僧儒李宗閔等相繼爲相分立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改元長慶在位四年餌金石崩

敬宗穆宗長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夜獵還宮克明等弒之在位三年

文宗穆宗第二子年十二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

武宗穆宗第五子初封賴王文宗崩仇士良等矯詔立之上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裕深相信故能收復太原等郡而餌方士金丹享祚不永惜哉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在位六年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也明察節儉而性猜刻好挾摘細微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矣餌方士藥躁渴崩在位十三年

懿宗宣宗長子奢侈暴斂百姓苦之已相聚爲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荅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膜拜流涕霑臆在位十四年

僖宗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鬪雞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黃巢之亂出走蜀乃歸在位十六年

昭宗懿宗第七子徙都于洛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奸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鸞鳴張

蟠結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朱溫遂逼遷于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大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除貶竄外其餘三十餘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

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

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種之美好

哀宗昭宗子昭宗有子九人全忠盡弑之祝以幼得立尋亦受禪被弑在位四年

立奉亦受甄赫赫亦出四半

哀宗即宗干即宗育子八人全忠盡赫之所以敗野

輩常自貶散流宜對之黃何對為置流

外翼舉藝士不中姑野英辭縣之士言於全忠曰也

○篡弒巨盜

後梁一十七年

朱溫有膽略善戰初從黃巢為羣盜後降唐拜為宣

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討梁王更名晃遂滅

唐七年而子友珪弒之

末帝朱友貞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即位十一年而

後唐伐之遂自殺而梁亡

○討逆正位

後唐一十三年

莊宗李存勖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勖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于錦囊負

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
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
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
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
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
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莊宗旣好俳優又知音能
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
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

自目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
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微莊宗
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_及提破帽
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_及而逐
之以此用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
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
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
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
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

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群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竟與彥瓊共弑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于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賢主明宗李嗣源卽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

小康

明宗死閔帝從厚立廢帝從珂明宗養子也初封潞王弒閔帝而自立石敬瑭兵至遂自焚

共想

○借兵臣虜

○後晉一十一年

石敬瑭沙陀人明宗之壻也潞王篡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瑭為晉皇帝在位七年無嗣馮道迎齊王重貴立之四年而契丹執之以歸

○乘便竊位

○後漢四年

劉暠字知遠先亦沙沱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
貴被虜暠乃卽位在位二年同王承祐立是爲隱帝
初敬塘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矣
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禍嗚呼使敬塘能聽
其言安有四百餘年腥羶之苦哉

○因時援立

○後周十年

郭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
在位三年

聖主柴世宗榮郭威養子也在藩邸時專務輯晦及
卽位破高平御軍號令人不敢犯攻城對敵天石雨
落略不動容不事絲竹不愛珍玩文武叅用各盡其
能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宜
矣在位六年宗訓嗣立年方七歲

藏書世紀卷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共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卽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

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具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其以事理譬曉諸將。匡義，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

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太祖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在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

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尊毋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謂帝曰吾聞天子置身

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帝再拜曰謹受教及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遂崩上遂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上召謂曰汝女

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為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為也。郭進為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即尤妙以聞。乞還其職。上

自即位以來。先平荆南。獲高繼冲。得州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上以湖南既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上聞。即擢為刺史。使自辟吏。再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狹之意。於是荆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

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不以爲然。至是始懼，於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乃以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戒之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

汴京大雪，上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相以爲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掠女子，奪人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劫蜀邑，衆至十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於是邛、蜀、眉、雅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

何說

應賊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呂翰棄城走。是夕，呂翰還結眾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掌漏者止擊二鼓，賊眾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師雄走死蜀，復平。先是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曾偽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眾，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眾，以篋挺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

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五年，全斌等至，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先是上平荆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俟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儻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常欲以百縑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其志復幽燕如此。南漢主復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請伐之。上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

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鋹體質豐碩性絕巧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多制醜毒臣下一日從幸講武池上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慚開寶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緮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

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帝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愈危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

之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畱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則皆羣臣乞畱俶章疏也俶益感懼三月至洛陽上欲畱都羣臣咸諫晉王光義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光義常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續言七紀 卷八
繼爲相在位二十五年講和契丹東封西祀天下稱
太平矣壽五十五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仁宗真宗第六子也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
水旱或密禱禁廷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
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
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因不寐而飢
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
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
非時供應耳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

幣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聖主矣。壽五十四。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宮中初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仁宗崩卽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其議濮王等禮蓋諸臣泥古不通。各執已見。非帝失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求治真主

○宋神宗皇帝

神宗英宗長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哲宗神宗第六子也。卽位之初。太后垂簾。翕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既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以圖報復。黨藉禍興。元祐諸君。

子安能辭其責也不曾幼學而能壯行難矣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也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擄紹興五年殂于五國城

欽宗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乃受禪靖康二年金人復入京師陷欽宗及后太子皆降金紹興三十一年殂于金一祖八宗在位共一百六十七年

李生曰徽欽蒙塵不被戮辱如晉懷愍者祖宗仁厚所遺也

偏安一隅

○高宗

高宗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後卽位應天改元建炎又移杭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皇子粵賴張浚等討賊乃復位粵尋卒九月女真入建康帝走明州女真陷臨安帝航于海賴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真乃北還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

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太祖再嗣

孝宗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初高宗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于禁中三十二年受高宗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德壽宮二十六年孝養純篤銳志恢復值金世宗賢明南北齊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矣金

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也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云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年四十一乃受禪初卽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而宮闈如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不孝明矣

寧宗光宗第二子也在位三十年初卽位汝愚爲相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燁然可觀及侂胄用事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明侂胄之首行成于金旣而彌遠擅權髦荒益甚

理宗燕王德昭之後也。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終始，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徒資口頰云耳。

度宗父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爲太子，卽位。賈似道專權，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

瀛國公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熈降，封瀛國公。初，文天祥請以二王_{景、昀}內鎮閩廣，及元兵迫臨

安，乃徙封昀爲益王，判福州；昀爲廣王，判泉州。至是立昀以爲宋主，元兵至建寧，昀欲入泉州，以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昀幾溺死，遂成疾，殂。衆又立昀爲主，徙居廣州。厓山，元兵攻厓山，急。陸秀夫負昀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于海。至十餘萬。楊太后聞昀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南渡共一百五十二年。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畱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

恕其不拜。畱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略。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鄉人王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日。叛而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

詣之手。目復完。安有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天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為天皇王。石敬瑭有異志。欲結契丹為援。契

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塘為大晉皇帝敬塘即
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
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
又滅晉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
北去故晉人謂之帝羝焉永康王元欲立自稱天授
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元欲而自立述律后又討殺
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漢
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
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既

破南唐復幸滄州自滄州沿水道入契丹境至益津
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
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
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
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矣以周主不豫而止至宋太
宗平太原乘勝取幽冀反為契丹將耶律休哥耶律
沙耶律斜軫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
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宋復以曹
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

業死之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素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至是太宗以業既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為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下宋瀛州部署劉廷讓一軍齊賢真大員皆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豫選廂軍二千出禦敵乃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為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賴寇準請

真宗幸澶州親征乃許成議歲幣真宗以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又置國信益哉畢公也司專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又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宣徽劉六符來致

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
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及報聘增納歲幣
乃復通好如初然宋亦從此卑矣英宗時契丹改國
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侵界使蕭禧
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
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
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人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
問王安石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

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哀哉無敵割肉啖人也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

端云

示

今本卷爲泉源西夫此十百里後爲異日興兵之

○金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故目之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濶百步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真是也女真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

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後烏古迺卒子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遼

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

朝會預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肯及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挺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

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卽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

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乃女甚虜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

引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
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
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
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
亦殞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
城陷金幹離不脇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
主妃嬪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
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棗孫傅
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金主死兄孫

亶立亶卽位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縱酒酗怒手
刃侍臣而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爲人僇急猜忌殘忍
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
主亮弒亶自立徙都燕賢王也旣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爲
其下所殺金主雍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
報諭宋國使告卽位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
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純厚之風以勤修
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如遼之海濱以國人
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

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
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
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大定十
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
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
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
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嘗謂近臣曰
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
飾詞何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

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
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
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旣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以
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
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及璟卽位數年大爲北鄙
阻鞅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庫空匱國勢日
弱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
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蒙古主問曰新君爲誰使曰
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

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卽乘馬北去六年秋胡沙虎
納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
主守緒走蔡州金遂

一統

○元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
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二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
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
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遂攻塔塔兒部獲
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佗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
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嗣立遂攻西夏
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

日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磔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避暑於六盤山，踰月，鐵木真死。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濶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而金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

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歿于合州，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卽位，還定都于燕，名實默許衡。至開平，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守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畱元使，乃復起兵。端元伐宋，宋遂亡。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三十一年，元主忽必烈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

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

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大德二年以哈刺哈孫爲左丞相十一年崩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宗違豫日久中宮乃出仁宗及其母居懷州及成宗崩后又恐其兄武宗立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斷武宗歸路皇后垂簾聽政而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

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適武宗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迎仁宗於懷州仁宗奉其母還大都諸臣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謀以三月三日偽賀生辰舉事哈刺哈孫遣人啓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拜諸王明里執之誅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

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觀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及武宗至上都卽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武宗諱海山順宗荅刺麻八刺之長子也卽位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至大四年崩仁宗愛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初帝在

東宮宦者李邦寧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仁宗○大○聖○人○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

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旣卽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也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近臣稱觴以賀帝曰何爲而賀汝爲大臣是不能匡輔反爲諂邪不必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若爲不法必刑無赦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

不必言

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刺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簽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帝崩于上都，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為泰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土，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明宗和世疎，武宗長子也。英宗

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好英宗兄弟實相友愛，以小人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宗遇弒，泰定帝立。泰定初，為晉王。既為帝，而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及泰定帝崩于上都，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于眾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於是帝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眾心。丁巳，懷王入京。

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改元大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卽位於和寧之北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

宗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崩文宗卽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儉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

重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嬪不荅失理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至正二年開金口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七年沿江兵起八年台州方國珍兵起繼而潁州劉

福通蕭縣李興羅田徐壽輝等兵皆起有韓山童樂城人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以紅巾爲號十三年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十八年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二十四年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二十六年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
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
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率馬步舟
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
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
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在位三十
六年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
其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順帝非行兇暴而淫亂
已甚豈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之主哉天生我
太祖非偶然也元共一百六十二年

續
卷八

三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